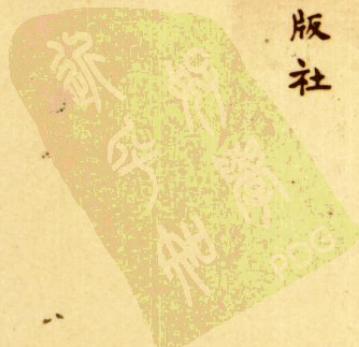


世界文明史

卷五
文艺复兴



東方出版社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华审万有文化交流中心制作
大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设计

世界文明史

图43 拉斐尔：珍珠圣母
马德里 Prado



图44 拉斐尔：教皇朱利阿斯二世肖像。佛罗伦萨比蒂宫



图45 米开朗基罗：
圣母怀抱耶稣之哀戚
雕像。罗马圣彼得教
堂



图46 米开朗基罗：人类的诞生，罗马西斯丁礼拜堂的天花板



图47 拉斐尔与朱里欧罗马诺：变形。罗马Borghese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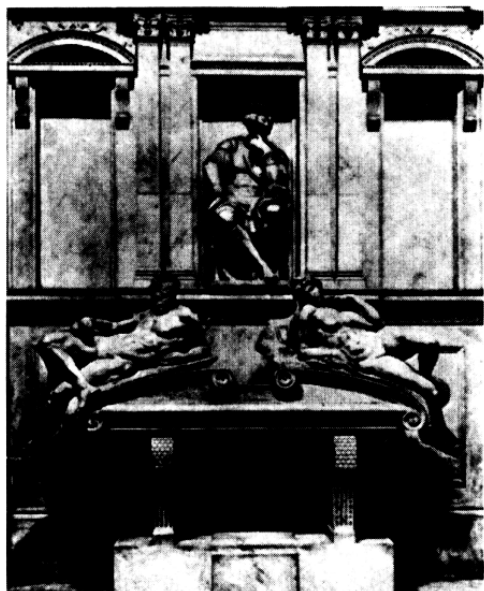


图48 米开朗基罗：罗伦
尔·麦第奇之墓。新圣
器收藏室，佛罗伦萨圣
罗伦·教堂



图49 提香：阿雷提诺
肖像。纽约Frick画廊

图 50 提香：教皇保罗三世肖像。那不勒斯博物馆



图 51 提香：查理五世肖像。慕尼黑 Alte Pinakoth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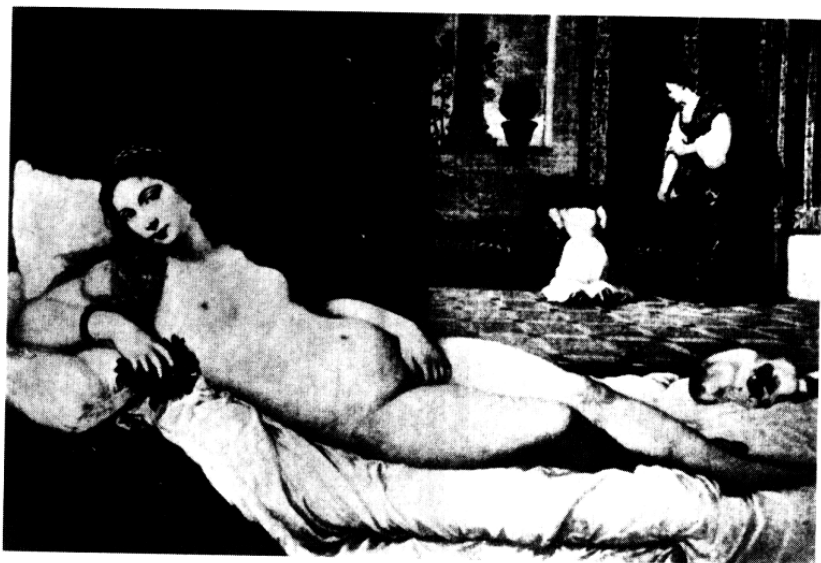


图 52 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佛罗伦萨比蒂宫



图 53 提香：一年轻英国人的肖像。佛罗伦萨比蒂宫

图 54 提香：自画像。
马德里 Pra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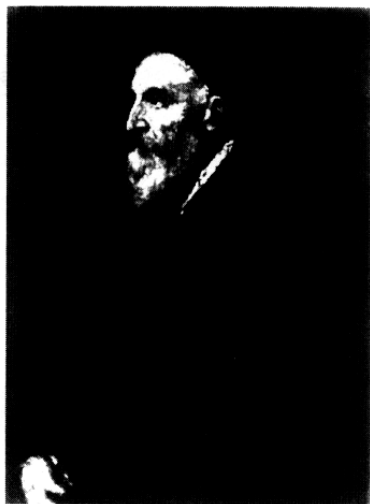


图 55 丁都莱多：圣马可的奇迹。威尼斯学院



图 56 丁都莱多：引见圣母。
威尼斯 Maria dell' Orto



图 57 维洛内塞：自画像。
佛罗伦萨沃夫兹画廊

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还为这美名写诗，弹着琵琶唱给他们听。他喜欢让各种奇异的鸟兽充满其屋，诸如：獾、松鼠、猿、豹、矮驴、巴巴利（北非沿海地区）种马、厄尔巴岛（位于意大利与科西嘉之间）幼马，穴鸟（鸟类）、矮鸡、斑鸠及类似的动物……此外，尚有一种受其训练会说话的大乌鸦，会模仿其声，特别是在应门时，易为人误以为是其主人之声音。其余的动物都很温顺，经常以它们各种奇特之性情欢跃于其身旁，因此其居屋可称为真正的“诺亚的方舟”（Noah's ark），好似动物的救难所。^⑦

他同一位家世良好的女子结婚，但其妻在为他生了一子之后即离世了。等到在锡耶纳不受人欢迎、积蓄也用光之后，他便前往沃尔泰拉（Volterra）、比萨、卢卡（1541—1542年），寻找新的资助人，当这些资助又枯竭之后，他再度返回锡耶纳，与其动物共度7年的贫苦生活后与世长辞，享年72岁。在没有旁人深入的指引下，他已达成所有具有艺术天才者所能做到的境界了。

替代索多马在锡耶纳地位的是多梅尼科（Domenico Beccafumi），当佩鲁吉诺于1508年抵达该地时，贝卡富米（Beccafumi）即学他的风格。佩鲁吉诺离开后，比加弗美（Beccafumi）到罗马探寻更深的指导，使自己熟悉古典艺术之遗风，探讨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两人成功的秘诀。然后又回到锡耶纳，先是模仿索多马的画，后来就与他媲美。贵族院（Signory）邀请他去绘饰宗教法庭（Sala del Consistorio），他费了6年的时间（1529—1535）努力地在那墙上画上罗马历史，结果，绘画的技巧虽高超，但毫无精神。

锡耶纳的文艺复兴随贝卡富米（Beccafumi）之死而结束了。斐路契虽为锡耶纳人，却离此而去罗马。于是锡耶纳的艺术又重回为宗教服务，当地也很适应于反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锡耶纳似保有很浓的传统气氛，以简单的虔诚吸引厌倦了和好奇的灵魂，每年举行多彩多姿的Palio（即赛跑，自1659年始），和不为现代所感染

的宝贵传统一起，一直存留迄今。

第四节 安布利亚与巴格廖尼

假如我们在地图上画一个范围，使托斯卡纳居东部，则拉丁姆平原 (Latium) 位于南部，马其斯 (Marches) 在北部，东部隆起的是多山的安布利亚 (Ambria)。特尔尼 (Terni)、斯波莱托 (Spoleto)、阿西西 (Assisi)、Foligno、佩鲁贾、右比奥 (Gubbio) 是安布利亚区的几个城市。首先，我们先讨论靠近马其斯 (Marches) 边界的法布里奥 (Fabriano)，因真蒂莱 (Gentile da Fabriano) 乃安布利亚学派之先驱。

真蒂莱是一个不太有名气但重要的人物，他曾在库比奥 (Gubbio)、佩鲁贾、马其斯 (Marches) 及各地绘过中古世纪的画。多少受点早期锡耶纳画家的影响，逐渐发展成熟到显赫的阶段，因而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 (Pandolfo Malatesta) 赞其画乃为惊人的传统，付他 1.4 万杜卡特 (ducats)，请他为布雷西亚的布罗里托 (Broletto) 礼拜堂画壁画 (1410 年)。⑧约在十年之后，威尼斯的元老院 (Venetian Senate) 委托他在元老院的会议厅 (the Hall of the Great Council) 画一幅战争情景的画。真蒂莱·贝利尼 (Gentile Bellini) 当时似是他的一个学生。接着，他到佛罗伦萨，为圣三一 (Santa Trinità) 教堂画一幅《东方博士朝拜图》(Adoration of the Magi, 1423 年)。就是骄傲的佛罗伦萨人对此画也赞为杰作。此画现在仍保藏在沃夫兹。画的内容是一队鲜明而生动的国王与侍从、雄壮的马、蹲坐的猴子、机警的犬、可爱的圣母玛利亚，而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一个迷人的婴儿身上，他那一只好奇的手正摸着跪在身旁忠诚者的头。画中愉悦的色彩与流动的线条令人激赏，但对于透视画法的无知，却是一大缺点。教皇马丁五世 (Martin V) 召请真

蒂莱到罗马，他在罗马的圣吉耳瓦尼 (San Giovanni Laterano) 作了一些壁画。这些画后来虽遗失了，但我们可从魏顿 (Rogier van der Weyden) 对它的赞美推知这些画的优异，魏顿 (Weyden) 在欣赏过那些画之后，赞称真蒂莱是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⑤另外他在圣玛利亚 (Santa Maria Nuova) 教堂画的一些壁画后来也遗失了，其中之一，使得米开朗琪罗对瓦萨里称赞说：“他有一实至名归的妙手。”^⑥公元1427年，真蒂莱死于罗马，正是他声誉达到最高的时候。

他的成就证明了安布利亚的确产生了许多艺术天才，并有自己的风格。不过大体上，安布利亚的画家是从锡耶纳起家的，并继续保持着宗教气氛，未曾中断。杜乔 (Duccio) 至佩鲁吉诺，乃至早期的拉斐尔作品都有这种特色。阿西西是安布利亚艺术之精神泉源。圣·方济各教堂与他的传奇传遍邻近各省，为人所信仰，并支配着当地的绘画与建筑艺术，阻止了那些正侵袭意大利各地艺术的异教或世俗绘画主题的入侵。安布利亚的画家很少被人请去画肖像，不过有些人家往往倾其终生积蓄，请一位艺术家（通常都是当地的画家）为他们喜爱的礼拜堂画一幅《圣母像》(Madonna) 或《圣家》(Holy Family)。因此几乎每一个教堂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募足资金完成这种充满着希望的虔诚与教堂光荣的工作。此种风气使得库比奥 (Gubbio) 得以拥有他们自己的画像。里尼 (Ottaviano Nelli) 和弗里诺 (Foligno) 出了尼古洛 (Niccolò di Liberatore)，而佩鲁贾也自夸拥有邦菲利 (Bonfigli)、佩鲁吉诺及平图里基奥等人。

佩鲁贾是安布利亚区各城镇中最古老、最大、最富有而且最混乱的一个城。位居1600英尺高，几乎不可及的高顶上，它俯视四周各乡镇。因该地乃处防御最佳地位，所以伊特拉斯坎人 (Etruscans) 在罗马建国之前在此建筑成一个城市。很久以前罗马教皇就声称要使之成为教皇国，可是佩鲁贾在1375年宣布独立，独立之后，陷于党争达一个世纪之久，其激烈程度仅次于锡耶纳。两个富有的家族争斗着控制该城的商业、政治、圣俸及4万人口。奥迪 (Oddi) 与巴格廖尼两党相互残杀，有时秘密暗杀，有时在街道上公然行凶，他们的血染污了那城堡下的平原。巴格廖尼党以其英俊的

面孔与身材、勇气、凶猛而有名。在敬神的安布利亚人心目中，他们侮蔑教堂，给自己取个异教徒之名——如伊科尔（Ercole），特洛尔罗（Troilo）、阿斯卡尼洛（Ascanio）、阿尼巴尔（Annibale）、亚特兰大（Atalanta）、皮尼鲁（Penelope）、拉维尼亚（Lavinia）、西诺比亚（Zenobia）。1445年巴格廖尼党击败奥迪（Oddi）党的攻击，而掌握了佩鲁贾城，随后巴格廖尼即统治该城，虽然表面上它是属于教皇之采邑，但他行其专制统治。佩鲁贾自己的历史学家马达拉佐（Francesco Matarazzo）这样地描述巴格廖尼政府：

“自奥迪（Oddi）被驱逐之后，我们的城市由不好转变得更坏。所有的青年都逐商业而趋之。他们生活都毫无规律，每日放纵恣肆，城内已失去真理和公正了。有权势的人狐假虎威、滥用权力、鱼肉良民。教皇虽派了许多使节，图能整顿社会秩序，但无一不是怀着恐惧被杀的心情回去的，因为巴格廖尼威胁着要从他们的宫廷窗外丢东西进去，因此，除了他们的朋友外，没有一位红衣主教使节敢到巴格廖尼城。此城变得更加悲惨，愈是无法无天者，愈受褒奖。那些曾杀死二三人者，可以身配长剑，自由出入宫廷，找任何官员谈话。每个有财产的人都被那些得贵族之宠的暴徒欺凌压制，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安全地保有私人财产，贵族们到处抢夺别人的财物，强占别人的土地，所有政府公职均被出卖，课税繁重、陋规又多，令人痛心。”^①

一位红衣主教曾问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这些不怕上帝的恶魔该怎么办？”^②

巴格廖尼党驱逐奥迪（Oddi）党之后，本身又分裂成好几派，并攻击文艺复兴的一个流血最多的采邑。丈夫被暗杀而成寡妇的阿塔兰忒·巴格廖尼（Atalanta Baglioni），以其子格里弗尼托（Grifonetto）长得英俊为安慰，马达拉佐形容其子很像那个希腊神话中被宙斯带去为众神司酒的美少年甘尼美（Ganymede）。直至其子娶

了一位甚为相配的美丽妻子西诺比阿 (Zenobia Sforza) 后, 始重展笑颜。但这时巴格廖尼的一小党派图谋倾覆掌权的另派系——阿斯托尔 (Astorre)、圭多 (Guido)、西莫尼托 (Simonetto) 及姜巴洛 (Gianpaolo) 派。因重视格里弗尼托 (Grifonetto) 的勇气, 谋叛者即骗格里弗尼托 (Grifonetto), 使他相信姜巴洛曾勾引其妻, 诱他参加他们的谋反计划。于1500年的一个夜晚, 当巴格廖尼党所有掌权的家族们, 聚集在佩鲁贾城, 参加阿斯托尔 (Astorre) 与那维尼娅 (Lavinia) 的婚礼时, 谋叛之徒乃乘其熟睡之际, 攻进他们的房内, 砍杀殆尽, 只有姜巴洛幸免, 他爬上屋脊, 与几个受惊的大学生藏匿了一夜, 然后着学士袍, 化装成大学生, 于黎明时分逃出城门。阿德里安听到其子参与这件谋杀案时, 非常震惊, 诅咒他并将他赶出家门。由于谋反未遂, 这些叛徒各自逃亡, 留下格里弗尼托 (Grifonetto) 孤独而无家可归的在城里游荡。造反的第二天早上, 姜巴洛带着护卫队, 再进入佩鲁贾城, 在一个广场上碰见格里弗尼托 (Grifonetto), 他愿意宽恕格里弗尼托 (Grifonetto), 但士兵们已将他杀伤。当亚历山大与西诺比亚 (Zenobia) 从藏匿之处赶来时, 发现他已倒卧街上, 濒临死亡边缘。亚历山大跪在尸体旁收回诅咒, 为他祈祷, 请他饶恕杀死他的人。然后, 据马达拉佐说: “这位尊贵的青年伸出其右手, 压在其母白净的手上, 咽下最后一口气。”¹⁰³ 佩鲁吉诺与拉斐尔当时在佩鲁贾作画。

姜巴洛因怀疑有共谋犯, 乃在街道上或教堂里, 屠杀了100人, 将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库姆尼尔 (Comunale) 宫, 并附上他们的画像, 这就是佩鲁贾的艺术家们的重要工作。此后姜巴洛统治此城, 其间从未发生不稳的情形, 直到1506年, 他将此城归属尤利乌斯二世, 同意以教皇的教区牧师名誉统治该城, 可惜他只知暗杀而不懂治理之方法。到1520年, 利奥十世厌恶其罪行, 乃诱骗他到罗马, 在圣安吉诺 (Sant' Angelo) 城廊斩首, 这种诱杀的方式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外交手腕之一。其他的巴格廖尼党仍赖武力暂时维持其政权, 但在马拉泰斯塔·巴格廖尼 (Malatesta Baglioni) 杀死一位教皇的使节之后, 教皇保罗三世 (Paul III) 即派军占领此城, 作为教会之属地

(1534)。

第五节 佩鲁吉诺

在这种混乱、勾心斗角、紧张刺激的政治情况下，文学与艺术惊人的兴盛起来，因不安而激起的热情气质，包括崇拜圣母，轻蔑主教，谋杀近亲，使人感到有一股创作之热流，愿意挺身为艺术而奋斗。马达拉佐那幅《Cronaca della Città di Perugia》——描述巴格廖尼党最兴盛时期的情形乃为文艺复兴期间最生动的文艺作品之一。早在巴格廖尼取得政权之前，佩鲁贾商业发达已累积足够的财产造了宽大的哥特式的库米尼阿（Comunale）宫（1280—1333）及毗邻其旁的贸易大楼（Collegio del Cambio），（1452—1456），并以意大利最优之艺术装饰其内。大楼内有一个法官的宝座，及货币交换柜台，它们雕刻得是那么的精致，因此无人能讥讽佩鲁贾的商人无审美力。圣多米尼加（San Domenico）教堂拥有十分优美的唱诗班座席与一座杜乔（Agostino di Duccio）设计的玫瑰经礼拜堂。杜乔在雕刻与建筑设计之间踌躇着，通常他都是两样皆做，例如他在“圣乐”（oratorio）或圣伯纳德诺（San Bernardino）之祈祷礼拜堂（1461）的作品，其正面几乎全覆以雕像、浮雕、蔓藤花纹及其他的装饰。未装饰的表面，总会激起意大利画家的创作欲。

至少有15位画家忙于应付这些在佩鲁贾的挑战。在佩鲁贾的年轻一辈中，本尼迪托（Benedetto Bonfigli）是一位领导人物。很显然地，透过融合维尼亚洛（Domenico Veneziano）或彼勒·弗朗西斯卡的画的风格，及研究科佐里（Benozzo Gozzoli）在蒙特法科（Montefalco）所作的壁画之后，本尼迪托（Benedetto）学到了一些马索利诺（Masolino）、马萨乔、乌西洛（Uccello）及其他人在佛罗伦萨发展的新技巧。当他为库姆尼尔蒙特法科（Comunale）宫作壁

画时，虽然画中人物都是些旧面孔，且穿着难看的衣服，不过，它所展示的透视法对安布利亚的画家而言，却是一项新知。有一位年轻的对手——费奥伦佐（Fiorenzo di Lorenzo）在色彩运用方面和本尼迪托（Benedetto）一样暗淡无光，但他以感情细微及不寻常的优雅而凌驾于本尼迪托（Benedetto）之上。然而邦菲利（Bonfigli）及费奥伦佐（Fiorenzo）二人却按照佩鲁贾的传统教了两位杰出人才，而使安布利亚的绘画艺术达到顶峰。

庇蒂（Bernardino Betti），又称平图里基奥（Pinturicchio）随费奥伦佐（Fiorenzo）学习调和画法（一种以水与蛋黄调和颜料之画法）与壁画，但他从不采用那种自佛罗伦萨传入佩鲁贾的油画技巧。1481年，正值27岁，陪同佩鲁吉诺去罗马，在西斯廷礼拜堂留下一幅毫无生气的《基督受洗》（Baptism of Christ）画，不过他后来又改进了。当英诺森八世命其为布尔维迪尔（Belvedere）宫的凉廊作画时，他开创一条新路，画着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及罗马各地的风景。其画景虽不完美，却具有一股赏心悦目（plein-air）的气息，颇为亚历山大六世所喜爱。和蔼的博尔贾希望装饰其在梵蒂冈的居室，因此即委托平图里基奥及一些助手为居室的墙壁与天花板作壁画，画的内容包括预言家、女巫、音乐家、科学家、天使、圣母画像或是一位夫人。这些作品同样的令教皇满意，因此当教皇在圣安格洛城堡（Castel Sant Angelo）设计一幢宅寓时，就请这位画家为其作一些关于教皇与查理八世相争（1495）的故事之画。这时佩鲁贾已闻悉平图里基奥之声名，乃请他回乡，圣玛利亚（Santa Maria' de Fossi）教堂请求他作一幅祭坛画。他画的是《圣母、圣婴与圣约翰》，除了专家之外，大家都感到满意。就我们所知，在锡耶纳他为皮利洛米尼（Piccolomini）图书馆画了一幅关于庇护二世（Pius II）之生活与轶闻的画，极其生动，使得该馆倍增光彩。虽然其中有许多技术上的错误，但这幅描绘生动的故事却使该室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最悦人的遗迹之一。平图里基奥以5年之时间始完成此项工作，然后动身前往罗马，对拉斐尔的成功感到惭愧。其后即自绘画界隐退，原因也许是生病，也许是佩鲁吉诺与拉斐尔